

煤渣胡同访李庄

□孙为刚

我的书柜里有一本薄薄的小册子,32开本,206个页码,书名是《我在人民日报四十年》,人民日报出版社1990年1月出版,作者是《人民日报》原总编辑李庄。

整本书的装帧设计朴素典雅,褐黄色封面,书眉部是作者手书的书名,封面主体叠印着作者手稿影印件。翻开扉页,左下角竖写着“李庄 一九九〇年五月”。书里还夹着一张1寸的黑白照片。

每当看到作者的题签和这张1寸的黑白照片,30多年前的一件往事便如暗房里慢慢显影的图片,渐渐清晰地浮现在我的眼前……

1988年,是我从事记者工作的第六个年头,一年到头马不停蹄地采访、写作,手头积累了二三十万字的新闻作品,有领导和同事鼓励我出一本集子。恭敬不如从命。人民日报出版社答应出版,书名就叫《冲出涡流》。

这是我的第一本书。按惯例书籍要有序言,序言的作者最好是知名度高的专家或领导。笔者乃凡夫俗子,自然不能脱俗,迫切希望找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前辈给写个序。刚好一位本家叔叔在中央机关工作,就委托他找人给写个序言。

大约两个多月后,本家叔叔告诉我:序言作者找好了,是《人民日报》原总编辑、时任国家出版署顾问的李庄。

李庄,就是那位《人民日报》的创始人之一,我国新闻界著名记者,写下许多载入史册的名篇佳作的著名记者?就是那个被《人民日报》编辑部上上下下称“老李”、排版车间工人们称“老李头”的《人民日报》总编辑李庄?

刚开始我还有点不敢相信,但几天后我看到那写在稿纸上隽秀的手稿,再看到序言中那中肯的语言和鲜明的观点,我激动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。

按惯例,为节省序言作者的时间,书稿的作者要提供书籍的基本内容供序言作者参考,我也如此照办,但是,李庄的这篇序言内容与一般的序言内容有较大不同,我提供的基础材料基本没用,除了在开头部分给予作者肯定和鼓励之外,李庄所写序言的主要篇幅阐述了一个观点——“小报”不小。

我的第一本通讯集——《冲出涡流》出版后,反响还不错。我便许下一个心愿,有时间一定登门拜访,当面感谢这位给年轻的地方“小报”记者写序的老前辈。

1990年5月,我去北京出差,决定登门拜访李庄,当面表达谢忱。本家叔叔给了我一个纸条,上面写着李庄家的地址——煤渣胡同的人民日报宿舍。

揣着这张纸条,我一路打听,走进了王府井大街,走进

“布谷声初定,欣看麦已秋。”这不,一场熏风过后,原野里的一根窄窄的绸带,更像是人体内一条忙着输送营养物质的血脉。它是土地的一部分,也是麦田的一部分。

那些忙累的收割机该要换班了,“呼哧呼哧”地奔跑在回家的路上。而歇好了,加足了油的收割机,却信心百倍地从路上欢快地拐进希望的田野里,要在夜色中完成今天的抢收任务。

拉麦粒的车辆,看起来比收割机更加繁忙。它们活像一条移动的可以随时拼装起来、也可以随时拆卸的输送带,一节接着一节,一厢连着一厢,有序地从这条公路上往返于土地和粮仓。它们又像是一封封来自远方的喜报,在播种与收获之间,传递着某种期望与喜悦。

行驶在这些川流不息的车流中,我有一种无以言说的愉悦感。虽然有些缓慢,我仍然喜欢沉浸在这种繁忙的气氛中,与这些土地的主人一道体验丰收的快乐。就如同目睹父亲和母亲将晒干的麦子,装进陶制大缸里后那种轻松愉快的场面。

这一段新修的公路,我已经走过好多遍了。即使再慢些又有何妨呢?在太阳落山栖息之前,我一定能回到故乡的烟尘中,坐在母亲的跟前,与她诉说这一路的繁华。

刚出G206国道不远,东山的轮廓已完美地呈现在我的视野里。这时,手机铃声又响了起来,是大嫂打来的。“你现在在哪里?”大嫂问,“咱娘做梦了,她说你今天肯定能回来。如今新麦子下来,新面粉也磨好了,娘说就等你回来吃饺子哩。”

车已行至大崮山前的山间公路上,前方不远就是生我养我的村庄了。离家愈近,我的双眼却不由得渐渐离不开,只好在一处较为宽敞的路面上停下车,暂时平复一下那颗不安的心。

此刻,东山和东山下的村庄已完全展现在我的面前。山下散乱在山野里已经收割过的麦田,依然如一块块镶嵌在山间的金箔,于夕阳下闪着熠熠的光。四五条弯弯曲曲的硬化山路,分布在村子的北、西、南三个方位,将山村与生产粮食的梯田和外面的世界连接起来。山路上行驶的各色车辆、行走的人们,犹如一群归巢的倦鸟儿,纷纷投向夜晚山村的怀抱。

俯视山脚下的这片土地,我仿佛看见父亲像

一头拓荒的牛,在去往崎岖不平的山路上,将养猪生产的圈肥送到农田里,再将土地上收获的五谷杂粮颗粒归仓。我也蓦然想起十二岁那年,也曾像父亲一样将扁担和车襟搭在肩上,踏着父亲的脚印,尝试着与他分担一份劳动的艰辛。然而当夜幕降临,默默地抚摸着肿痛的肩膀之时,我也把乡愁永远地留在了身后那一条坎坷的山路上。

几年前,硬化起来的山路两边栽上了各种花木,成为东山一道美丽的风景。沿着其中任何一条,我都可以开车顺利回到父母身边。那一年,父亲微笑着,顺着一条光滑的山路走向了他的人生终点。母亲却把目光钉在了进村的每一个路口,那是儿孙回家的方向,在她的心里,每一个路口都有一束光,照耀着她不再孤单的晚年。

抬头远望,落日余晖已铺满东山山顶,一缕淡蓝色的炊烟从村中一座院落里徐徐升起。我擦干眼角,上车轻踩一脚油门,尚未走到村口,就远远地看到老槐树下母亲苍老的身影,也渐渐闻到了炊烟中新麦的香味。

看来,这条连接着无数个乡村与城市、连接着我工作生活的地方与故乡的道路,在这个季节里也是属于麦子的。

太阳已落在西山的树梢上,在收割机腾起的尘雾中,慵懒地发射出与麦田一色的光。阳光下,由无数条弧线组成的S形公路,从一段长坡路的高处向下看,反倒像茫茫原

了煤渣胡同的《人民日报》宿舍楼,走进了李庄的家。

李庄的家在二楼西户,我敲了敲门,门开了,一位身材高挑、头发灰白、面庞清瘦、和蔼可亲的老人出现在门口。可能是事先打过电话,老人见面后的第一句话就是:“你是孙为刚同志吧,欢迎!欢迎!”我想,这一定就是老前辈李庄了。

进门后,李庄先领着我参观了一下他的家。这是一户那个年代流行的宿舍样式,一条小走廊两旁分布着几个房间,清洁的水泥地面,几乎没有特意的装修,只是比我们这些普通人家多了一两个房间而已,与我想象中的“正部级”领导的住宅似乎有些距离。

落座后,家里的保姆给我们沏了茶。李庄的老伴赵阿姨也是一位老报人,我们面对面坐下来,谈工作,拉家常。作为新闻界的老人,我对李庄仰慕已久,李庄通过他的书稿也对我自己的情况有所了解。虽然我们之间有着30多岁的年龄差,但是,可能因为是同行,共同的语言使我们之间几乎没有陌生感,一坐便像久别重逢的老朋友一样攀谈起来。

话题是从序言说起的。李庄告诉我,他的这篇序言主要是谈了一个观点,“小报”不小。他深情地回顾了抗战时期在晋察冀根据地办报的情形。他特别谈到,所谓“大报”不要瞧不起“小报”,“小报”也不要妄自菲薄,“大报”有“大报”的优势,“小报”有“小报”的长处,要相互学习,扬长避短,更好地担负起党和人民喉舌的责任。他热情地鼓励我:“你还年轻,要充分利用地方报熟悉当地生活的优势,多跑基层,多写些反映时代的好文章……”

不知不觉中,一个多小时过去了。不再忍心叨扰,我起身告辞,并邀请二老有时间去胶东去烟台走一走、看一看。临别时,李庄说:“你稍等一下,我最近刚出了一本新书——《我在人民日报四十年》,里面就收录了我给你写的《冲出涡流》的序言,我重新加了个标题,叫做“小报”不小,送你一本。”

他坐到书桌前,郑重地在扉页上签名落款,又从一个纸袋里找出一张1寸的黑白照片,夹在书中,说:“做个纪念吧!”

照片虽小,书也很薄,当我双手接过这本寄托着老前辈殷切期望的新书时,却感到了它沉甸甸的分量。

1998年1月,人民日报出版社又出版了李庄的新著《晚耕集》,《小报》“小报”又被收入其中。

2006年3月的一天,我从新闻中看到一则讣告: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、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、党的新闻宣传战线的优秀领导干部、人民日报社原总编辑李庄同志因病医治无效,于2006年3月3日15时54分在北京逝世,享年88岁。遗体送别仪式于2006年3月15日(星期三)上午10时30分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大礼堂举行,上千人为他送行。在遗体告别仪式上,播放的不是通常的哀乐,而是李庄生前最喜欢的乐曲《在太行山上》……

我又从书柜里找出李庄签名题赠的那本书,注视着那张1寸的黑白照片,老前辈的音容笑貌又浮现在我的眼前……



笑着回答说:
“嗯,太凉快了,老爸真有
力气,扇出来的风真凉爽!”

父亲听了,一脸宠溺的笑,扇子摇出的风就更大了。

傍晚,吃过晚饭后,大人们纷纷带上马扎或板凳,手里摇着蒲扇,不约而同地来到大街上。大家三五成群地聚集在一起,摇着蒲扇,聊着家常,有说有笑,好不惬意。这时我们这群孩子就像玩疯了一样,满大街地追逐打闹,街头巷尾到处都能听到我们的欢声笑语。

摇,可坚持了不一会儿,就觉得手腕发酸,手里的芭蕉扇越摇越重,风力也越来越小。那一刻,我才真正体会到母亲每天为我摇扇,是一件多么辛苦的事情。

在一个烈日似火的夏季,大地像蒸笼一样,热得让人喘不过气来。父亲从县城买来一台吊扇,安装在堂屋的正上方。只要转动墙上的开关,扇叶便飞速地旋转起来,整个屋内凉风习习,顿时感觉特别舒心。那时过夏天,每天都期待着坐在电风扇下,开心地享受着丝丝的清凉。

随着社会进步和科技发展,市场上各种类型的电风扇逐渐多了起来,台扇、落地扇、壁扇、换气扇、转页扇等相继问世。后来,我家又添置了一台落地扇,吹出来的风更加舒适轻柔,让人倍感温馨舒服。不知道从哪一年起,我们家又安装上了空调,能根据需要调节不同的温度,把炎热的暑气挡在外面,仿佛置身于一片清凉如春的环境中。

随着空调进入寻常百姓家,人们度夏也彻底从最初的手摇扇子中解脱出来,电风扇也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。而我喜欢怀旧,时常会想起童年的芭蕉扇以及扇下的温情时光。现在每年我都还会在网上买几把芭蕉扇,散步的时候拿在手里扇一扇,感觉别有一番风味。

从手摇芭蕉扇到样式繁多的电风扇,再到可调节温度的空调,“扇子”在时光里逐步升级换代,不仅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习惯,也折射着社会发展和时代变迁。

时光里的“扇子”

□许海利

语。等闹够了,玩累了,夜也就深了下来,这时我会静静地依偎在母亲身旁,眯着眼望着满天星斗,享受着母亲用蒲扇扇出的略带火热的“过堂风”,慢慢进入梦乡。当我醒来时,已是躺在家中的床上,可母亲还在为我不停摇着扇子。这时她已经明显累了,头一会儿低下去,一会儿又勉强抬起来。为了让我睡个好觉,她手里的扇子一下接一下,不肯停歇。记不清夏天多少时光里,我躺在苇席上,享受着“清风徐来”的母爱。

在闷热的夏天里,我也想用扇子向父母表达爱心孝意,给父母一方清凉世界。当他们下地干活归来,累得满头大汗,我就双手握扇,对着父母猛

夏阳是如此
蓝色成为了
辛安河百般婀娜
夏天成为了主
星河打

夏日的
辛安河

鸟儿在这里
早早就地安家
与人世间交融
蓝色成为了主
星河打

鱼儿在水中游弋
悠扬地舞着翅膀
游人摇着串串欢乐
与人间交融同乐

向灿烂地飞舞着翅膀
与浩瀚亲切汇合
倒映着亭台楼阁
辛安河如诗如画

汨汨地流向大海
汨汨地流向大海
汨汨地流向大海
汨汨地流向大海

汨